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海上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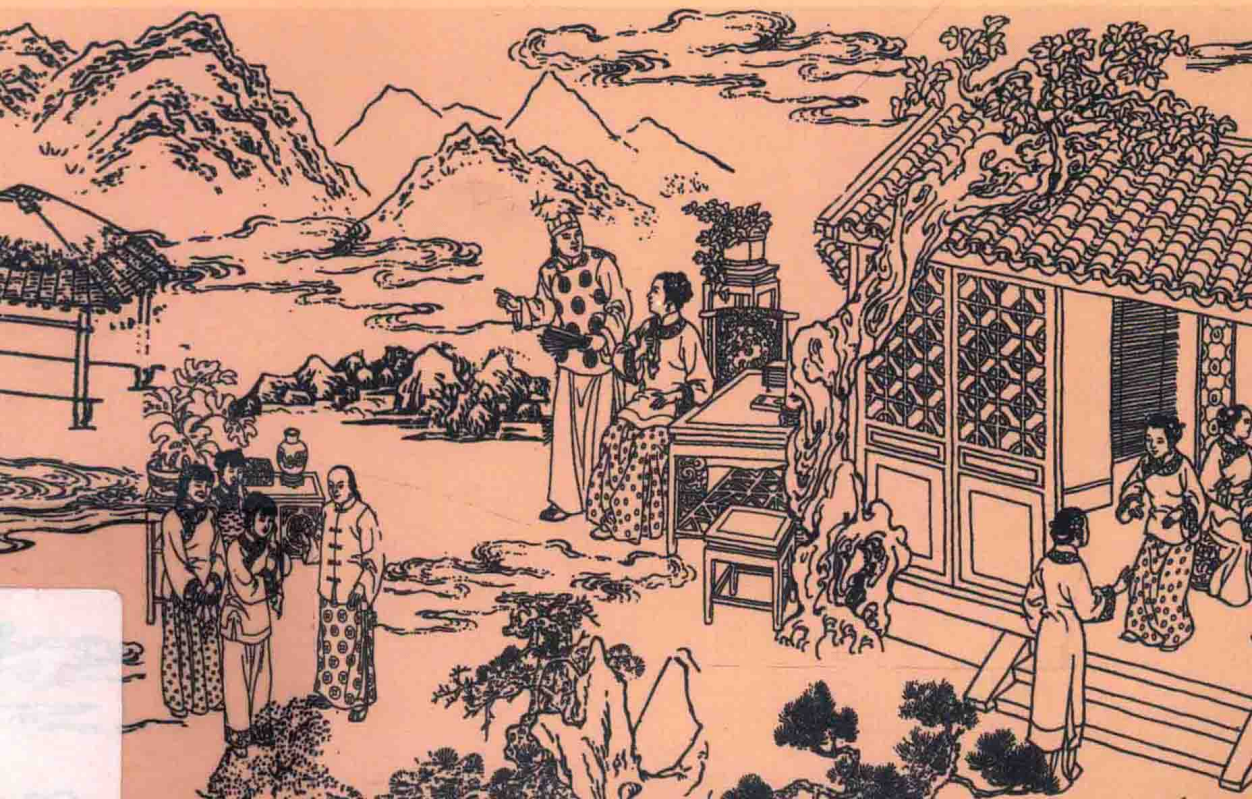


邹弢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海上塵天影

上



邹
弢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婧竹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长篇小说《金瓶梅》自明万历年间问世后，不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而且首开明清“人情小说”之先河。正是从《金瓶梅》问世始，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生了从题材来源于历史和神话，到取材于社会现实的重要转变，从而实现了中国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情小说”的定义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略”第十九篇开篇就这样论述“明之人情小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广义的“人情小说”内容“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凡是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小说都包含其中。它既包括以家庭生活和姻缘爱情故事为中心来描摹世态的小说，又包括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狭义的“人情小说”则侧重于前者。

我们把狭义的“人情小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题材，兼叙悲欢离合和发迹变态等情节，宣扬因果报应，借以规过劝善，我们称之为“世情小说”；除了开山之作《金瓶梅》，代《隔帘花影》等。第二种鲁迅称之为“佳话”。其女貌的青年，或以诗词为钟情，私定终身；又旁添曲折，最后才子登科，奉“佳话小说”的代表作有《好逑传》等。第三种类型书主干，以描写妓院生活商世态和市井风情，这类余；当时，《红楼梦》问多却毫无新意，因而“谈优，知大观园者已久，则语”；这类小说上承“佳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之之写真；学界对其称谓不小说”，其代表作有《品楼梦》及《海上花列传》丛书”此次分几个单元推说”。

为方便读者阅读，每个的“人情小说”。某些作

糟粕之处，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也是瑕瑜互见，望读者注意鉴别。

《海上尘天影》是一部“艳情”小说，产生于光绪年间。全书叙述出身书香、兰心蕙质的扬州女子汪晚香幼年失怙、婚姻不幸、慈母见背，最后堕身青楼的曲折身世和悲惨遭遇。同许多艳情小说一样，作品赋予主人公一个双重的悲剧色彩：晚香及绮香园的姐妹都是被贬谪凡间的花神，晚香更是天官“万花总主”灵妃之后身，她流落风尘后以诗会友，兴建女塾，最终劫满复位。作品虽然给这些风尘女子的悲惨命运涂抹了一层宿命的亮色，却大大削弱了其内容深沉的人生苍凉感。小说具有明显的刻意模仿《红楼梦》的痕迹。

本书作者邹弢（1850—1931），江苏无锡人，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亦称司香旧尉、瘦鹤词人、邹酒丐等。一生以坐馆、游幕为生，光绪间曾与上海名媛汪瑗（苏韵兰）有交往。



表作还有《醒世姻缘传》类型是描写才子佳人题材，模式大约是一对或几对郎才媒介，彼此爱慕，或是一见小人奸奸，拨乱其间，历终旨成婚，终成美满姻缘；《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型则是以狭邪人物事故为全为重点，展现青楼风月、官小说实际是才子佳人小说绪世已久，续书或模仿者甚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于倡别辟情场于北里”（鲁迅话小说”之绪，下开谴责端，堪称末世畸形病态社会一，我们这里称之为“艳情花宝鉴》《花月痕》《青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出的就是狭义的“人情小

个单元都包含了各个类型品在内容上难免存在一些

序

《断肠碑》初名《尘天影》，门下士梁溪邹生为汪晚根女史作也。女史名璩，本休宁盐贾女。兵燹以前富商大贾半在扬州，衣冠粉黛之盛甲天下，晚根大父席巨资以享丰厚，当时有汪不穷之说。世运无常，发捻告警，铜山金谷废于一朝，不穷者竟穷矣！女大父死。父虽读书而纨绔，不能治生产，因收其余烬，酒食游戏相征逐。夫人劝之不从，以忧愤死，家道益衰。转徙至金阊，娶某姓女，数年遂生晚根。早孤，幼有令德，喜读书，母死无依。阩姓者皖之世族也，以大挑服官苏省，见女婉婉，收为义女，仍教之读，日写《灵飞经》、米南宫字各一页。女史性既聪颖，又喜浏览群编，自庄、骚、班、汉以至唐人说部，近时章回小书，靡不过目加以评断。尝闻其评《花月痕》，谓大旨从《品花宝鉴》脱胎，与《红楼梦》不相合，所谓韦痴珠者即韩荷生之影，杜采秋即傅秋痕之影，两男两女实则一男一女，其识见之精卓如此。惜辰命不犹，堕入风尘，改字韵兰，而颜其居曰“幽贞馆”。章台混迹，幽怨惺松。久之，晚根之年已数至星张翼轸，拟欲在泥城桥西创筑小园，为隐丽藏娇之所。顾以秋娘渐老，久厌欢场，即使花下夺标，已觉为时无几，以故遂作罢论。然在平康中声名鹊起，性静逸有林下风，治事有心计；酬应之久，手一卷以自误，不蹈时习也；尤多情，对容默然，遇可意者，则娓娓纵谈，披襟露抱，缠绵肫挚，使人之意也消。

沪上为中外通商总汇，来游者非以势矜即以财胜，女史视之蔑如也，所折节者多读书长厚之人，浮华子弟望而却步。与生交在壬辰之年，而女史已倦风尘矣。酒后茶余吐露衷曲，令人涕泪沾襟。生家境寒，知不能营金屋，谓女史曰：“卿嫁必先一月告我。”女荡气回肠，若答不答。会某大僚奉使出京，招生入幕，离别匆促，执手依依，泪眼交流，生亦勉强就道，从此萧郎神女相见无期矣。生出外屡通音信。当临别时，女史手裁玉版笺数十页，囑曰：“君到客中交游，内有佳诗词者，乞代求题幽贞馆写韵图，妾他日从良，幽贞写韵图赠严姓，幽贞馆图赠君，汝二人皆读书多情，留此手泽必能为我珍重，则见物如见妾也。”呜呼！伤心之言不忍入耳。会有娶女史者，女史忆前约，函寄生，有“素心人相见无期，餐眠珍重”之语，遂于乙未中秋后一日脱离苦海。生得信太迟，重阳日归，则室空人远，无可挽回。每吟白香山“天长地久有时尽”两句以自伤，此皆生所自言者。

生在幕时即著此书，始只五十二章，名“尘天影”。兹因女史之嫁，将五十二章悉行删改，又续数章，改名《断肠碑》，久藏篋衍，不轻示人。有与生同志者曾索视之，谓书中所写各女子，均有其人，且各有性情，各有归宿，前后起结隐伏，绾带章法井然。大旨专事言情，离合悲欢，具有宛转绸缪之数。笔亦清灵曲折，无美不臻。且于时务一门，议论确切，如象纬舆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并逮诗词歌曲；下至猜谜酒令、琴瑟管箫、诙谐杂技，无乎不备。直是入世通才，目无余子。阅者如入山阴道上，多宝船中，惬意赏心，必有予取予求之乐。历来章回说部中，《石头记》以细腻胜，《水浒传》以粗豪胜，《镜花缘》以苛刻胜，《品花宝鉴》以含蓄胜，《野叟曝言》以夸大胜，《花月痕》以情致胜，是书兼而有之，可与以上说部家分争一席，其所以誉之者如此。

余尝观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导颛蒙徒。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矣！生近日所著如《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皆有用之书，原非徒呕出心肝，为缘情绮靡之作者。

时予已移居城西，自颜草堂之额曰：“畏小人筑”。门楣署以一联云“聊借一尘容市隐，别开三经寄闲身”。盖至此避世之心益决，而伏而不出之志弥深坚矣。适生来访敝庐，屡述作书颠末，即复抽笔记之，谓其缘起也可，谓其序记也亦无不可。

光绪丙申荷生日，天南遁叟王韬撰，年六十有九。

目 录

第一章	缥缈情天别开幻境	辛勤精卫重谒仙真	〇〇一
第二章	参慧果老佛说情禅	费清才书生逢幻境	〇〇九
第三章	苦巴巴重洋欣满载	情密密两小喜相逢	〇二〇
第四章	贤主宾私室聚家常	痴儿女香房留表记	〇三〇
第五章	牵萝补屋兰梦征祥	飞絮沾泥萍踪遇美	〇三九
第六章	海上楼台别开眼界	客中亲故细数心期	〇四七
第七章	彩虹楼兰生初访艳	久安里仲蔚共寻芳	〇五六
第八章	旧雨三生主人仓卒	清歌一曲名士风流	〇六六
第九章	醉如泥侍儿承错爱	甘如蜜衣匠表深情	〇七二
第十章	订同心私室诉缠绵	选佳制良缘征契合	〇八〇
第十一章	病人膏肓情郎舍体	酸回肺腑倩女离魂	〇九〇
第十二章	示神机畹香游雪岭	遭火劫秋鹤寄金贤	一〇〇
第十三章	抢地呼天灵妃割股	含愁忍耻才女灰心	一〇九
第十四章	悲失路韩废出重洋	寄芳情孟三逢故主	一二一
第十五章	海上云踪春风设帐	天涯浪迹旧雨联床	一二九
第十六章	天伦快叙秋鹤还家	孽海愁深环姑削发	一三八
第十七章	荡春心淫尼污三宝	施妙计智女保千金	一四八
第十八章	谁能遣此月下弹琴	未免有情舟中感旧	一五九
第十九章	悲梦幻幻境悟因缘	辟灵机机心参格致	一七一
第二十章	花榜开名媛书上考	薤歌唱寿母返重泉	一八三
第二十一章	大开丧珩姑娘理事	小失趣庄公子访娇	一九二
第二十二章	杨家铺西女说西文	绮香园名媛邀名士	二〇四
第二十三章	群公子小叙幽贞馆	女才人大治绮香园	二一五

第二十四章	咄咄逼人冯姑献技	空空说法谢女谈玄	二二六
第二十五章	燕姁莺娇芳园济美	呕心沥血慧婢耽吟	二三六
第二十六章	闹红榭舒公子送巾	春睡轩苏校书鼓瑟	二四八
第二十七章	酒地花天群芳聚会	珠围翠绕名士风流	二五八
第二十八章	交匪类韩废访名姬	献神威碧霄擒剧盗	二六九
第二十九章	小书生再访幽贞馆	博学士精谈天纬书	二八〇
第三十章	壶中天知三呈骈体	春影楼秋鹤会灵妃	二八五
第三十一章	良宵设誓絮语喁喁	吉壤安灵孝思挚挚	二九六
第三十二章	借兔管珊宝毁西厢	寄螺鬟莲因登道岸	三〇九
第三十三章	翠袖围命妇赏芳菲	红楼令群仙征讖兆	三一九
第三十四章	桃花社香口赋新诗	普陀山飞灾逢故剑	三三〇
第三十五章	月澄秋抱巧露禅机	风约春池憨含妒意	三四三
第三十六章	释妒意正言规雅婢	了情缘佛果化痴郎	三五五
第三十七章	花神祠夫人助巨款	留仙帐娇婢劝痴郎	三六七
第三十八章	灯红酒绿雅士谈兵	粉浅脂浓娇娃论画	三七七
第三十九章	新德轩深谈霏玉屑	延秋榭众美赏荷花	三八三
第四十章	令雅歌清如闻香口	花团锦簇恍入罗天	三九四
第四十一章	开红社女学士及第	试气球粉美人凌空	四〇六
第四十二章	金翠梧看春动欲念	谢珊宝步月遇私情	四一九
第四十三章	绮香园奇立断肠碑	采莲船偷看指背戏	四三〇
第四十四章	制灯虎雅伎逞才华	读骈文侍儿改碑记	四四〇
第四十五章	余四宝对众恣诙谐	冷海棠抗言受箠楚	四五二
第四十六章	恣欢情忘情媚知己	征俗语诸语引同侪	四六三
第四十七章	上主台前群芳助祭	花神祠内戏士惊迷	四七四
第四十八章	谢仙女弄神呈幻戏	冷海棠抱病补诗钟	四八一
第四十九章	惨埋香肮脏海棠魂	大获利兴建兰花畹	四九三
第五十章	风流云散雪坞开筵	威重权行花园执法	五〇三
第五十一章	以误传讹美人绝命	将机就计智士用兵	五一四
第五十二章	裹马革志士绝忠魂	误鸾交美人遭惨厄	五二四
第五十三章	病缠绵小妹托情郎	心郁结老奴逢主女	五三一
第五十四章	习荒唐老娘承法诫	增悲感淑女庆生辰	五四一
第五十五章	悲赠别修女远朝真	证负盟痴郎甘弃俗	五五二
第五十六章	爱婢殉情韵兰舍己	巧妻伴拙大宝还阳	五六六
第五十七章	觅夫婿义士涉长途	结盗魁恶奴戕故主	五七七
第五十八章	影相传真幸逢国手	飞函寄远竟害名流	五八九
第五十九章	师东主美婢学填词	闹西湖灵妃伤破室	五九五
第六十章	沾花斋泽肉体升天	感谢皇恩血心报国	六〇五

第一章

縹緲情天別開幻境 辛勤精卫重謁仙真

《斷腸碑》即《塵天影》也。夷考當時，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傾時，各處神仙紛紛震動，中天戒嚴，上帝特御通明殿，召集諸天議事，妥商修補之法。正在議論，忽得兩處詳奏，一為統管西北方天地尊君乾剛大帝，報據某月日傾倒天垣，周圍十二萬里，壓斃人民若干，至今一角邊天，冷風攔入，當者輒僵，請速籌修補云云；一為統管東南天地尊君坤柔大帝，亦報某月日全地陸沉，人民魚鱉，事後查得所沉之處，周圍三萬六千里，請速籌填補，免苦沉災云云。

上帝聞奏，顧問諸天神有何方略？當有九天玄女女媧娘娘出班，俯伏金墀道：“臣女愿承補天之役。考得西北天高寒，去中天極遠，今世界上自古及今，已死之痴男怨女，情意極濃，渺渺游魂，无可位置，若假臣全權，在彼處造有情天一所，俾各魂修省其中，以成善果。彼等情意固結，摯愛弥綸，所補之天得真氣以膠牢，必可永遠不壞。”上帝聞奏，便道：“卿所奏甚是。朕恐天體空虛，補非容易，此去有何方略？”女媧道：“該處有不周山，為共工所觸，山石高高下下，苦不能平。臣女愿將山頭觸下之石，選煉補天，此石與天空頗合，愿吾主簡選一人同去，必能奏功。”

正言間，只見萬花總主杜蘭香也俯伏金階，奏稱：“臣統領群芳，在西天駐扎，殊覺不便，愿與女媧同去補天。補成之后，即帶着一班花神住在此處，愿吾主允准。”上帝大喜，立宣敕旨：着女媧、杜蘭香一同前往，相機行事，功成之后封女媧為太君，杜蘭香為畹香宮幽夢靈妃，即帶各花神在該處宣揚花政。女媧、杜蘭香立即謝恩，星夜前往。

既至天傾之處，即命手下神祇，將不周山石揀選，淬以溫柔之水，和以性情之膠，煉以炎上之爐，扇以既濟之火。凡三百六十旬，成五色明體寶石三萬六千零一塊，督了恨仙曹忤愁力士日夜工作。不知若干年，將西北一天，補得周周密密。不過接穹之處，微有裂痕，不免滲漏，因將空中所積怨氣情波，由裂縫中漏下，一經罡風吹送，便凝結堅牢。愈垂愈下，愈下愈結，久之隔如屏障，竟另成一天。女媧乃于屏障中別啟一门，上邊鐫刻四字：“色空分界”。外建一亭，名其天曰“有情天”，又曰“离恨天”。于是廣造宮殿樓閣，女媧之宮曰“离恨天宮”，杜蘭香之宮曰“百花宮”。因

杜兰香最爱兰花，又于百花宫后山上另造一宫曰“畹香宫”，为养息退居之所。并多养珍禽异兽，遍栽瑶草琪花，特创河山，重更日月。上帝喜其有功，果封女娲为离恨天宫太君，杜兰香为畹香宫幽梦灵妃，仍为万花总主，带领群仙办理花政。所有女魂均归管束，食以情海之波，善为扶持，勿生烦恼，惟不可妄生分外之事。又以女人品类不齐，故特编分群类，曰“痴情司”、曰“结怨司”、曰“啼哭司”、曰“悲感司”、曰“含冤司”、曰“引咎司”、曰“热肠司”、曰“冷抱司”、曰“慧业司”、曰“风流司”、曰“疑妒司”、曰“妩媚司”，凡十有二司，即以各位散花神分班兼值。旁建百花宫，亦以仙子、女魂性情相近者，论其资格，充当花神。自此以后，有情天中，女娲为正，杜兰香为副。政尚宽平，众仙悦服。惟花政归幽梦灵妃总摄，另调萱花仙子佩纁、珠兰仙子俊官帮办一切，灵妃御下谦和，众仙尤为翕服。

岂知情天已补，恨海难填。东南地角自坍塌之后，过了三万六千年，虽十洲三岛真仙无能填补。时上界天帝亦如下界民主之例，换了别人，就是当初陷地的猪婆龙。龙结交了三十三天十洲三岛神仙，大家保举的，既做了上帝，便名所陷之处曰：“恨海”。上帝时到恨海洗澡，爱其宽大，并不欲填，惟碍于公论难容，只得差几个心腹天神，虚应故事，其实并不在心，不过遮掩耳目而已。填地无功，群神又纷纷上策，说旷日持久，宜另选贤员，或可奏绩，遂惊动了精卫真仙。

这位真仙就是杜兰香座下的一只仙鹤，因杜兰香骑了到西天，见母佛准提菩萨，爱其驯良，遂题曰“精卫”。他自随百花仙子到了有情天，见补天有功，十分荣宠，便妄生希冀，想：“我若把恨海填满，上帝必有荣封，虽仍作百花宫仙子坐骑，当另有好处。”遂瞒了主人杜兰香，连夜逃去。杜兰香忽然失了仙鹤，仔细一算，知他有此一节，也是热肠，但功行未深，安能成事？如今且任他自去，若久无成效，必当回来，或有机会可乘，我也助他一臂。如此一想便与太君商量。太君叹道：“有因生缘，有缘生孽，贤妹的神算，究有未到，这也是定数难逃的。但贤妹目下行路无骑，只好乘云了。”说罢有事入内。灵妃独自回宫，仍旧办理花政不题。

却说鹤仙遁去后，径到东南恨海边。俯首一望，见一片大海，浩渺混茫，并无边际。其水皆作惨绿色，而惊波怒卷，怨气沉埋，奔涛中若含无数神嚎鬼哭之声，四围笼罩愁云，黯迷天日。后人诗云：

三千弱水不容舟，日夜汪洋卷地流。

怒吼毒龙腥作雨，高飞孤隼惨如秋。

平填碧海深深恨，暝合黄云黯黯愁。

眼界虽空心地窄，难得彼岸去回头。

鹤仙看了一回，见极东有高山一座，知是缥缈山麓，乱石极多，大小不一。或如同命杯，或如长生果，或玲珑如同心蒂，或圆转如称意珠。遂想道：“若这些山石运入海中，或能填塞。”于是鼓舞精力，动起工来。

不知过了几百年，这缺陷依然如故。可怜一只灵鹤，道行未深，怎禁得如此辛勤！不多几时，销瘦得毛羽离褫，竟似一只枯鹤了。一日正在工作，忽见西北上红光瑗璫，捧到一位仙姑，首梳太元团宝髻，戴着一枝八宝珊瑚如意簪，穿一件霞红满云宽袖开气道袍，系一条西湖滚凤百蝠裙，同心如意裤，踏着嵌珠销魂舄，执一柄龙须忘忧塵。真是宝月祥云，仙风道骨。本来是鹤仙的旧主人，鹤仙如何不认识呢？原来精卫背主潜逃，主人虽谅其苦情，而天帝已恨其违数，且恨海被他填了，自己不得退居窟穴。故命功曹引诱他饮了健忘浆，遂把前因都昧了，后来天帝重更，他与灵妃一班，方得证果。刻下鹤仙见了灵妃，茫然不识，因停工向前稽首，“请问仙姑法号？何处洞府？”灵妃见了这种情形不觉点头叹息，因叱道：“痴禽痴禽，吾也不认得了？吾就是离恨天万花总主、畹香宫幽梦灵妃。闻汝苦心填海，特来一看，究竟是何意见？”鹤仙道：“某自问根修浅薄，欲借此以助元功，倘事果能成，非惟有益人间，某心事亦可告慰。”

灵妃笑道“自古缺陷甚多，岂能尽补！不如随缘过去，任其自然，还不如复位修省去罢！”鹤仙道：“辱承法谕，感溯寸私，某也不知有位无位；况古人图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处一篲九仞，某不欲中止。”灵妃叹道：“局外之人妄来饶舌，汝甘习苦，与我何干！”遂口吟云：

开到茶蘼花事了，春风何苦替人忙。

吟毕，重驾祥云，向西北而去。去后，幽香一缕，非麝非檀，鹤仙心中一清，惊服不已。于是仍旧用功填海，而东补西坍，不觉心力交瘁。又越数百年，依然如此，遂无可奈何，念灵妃多情关照，今日果如其言，况石已填满，在此望洋无益，不如去求见妃主，再作计较，因嘎然一声，向离恨天百花宫来。正是：

只因一片心肠热，烦恼重重跋涉忙。

鹤仙变了童子，到了色空分界，心里想道：“此地好似来过的。”方欲进去，有仙童、仙女阻住，说道：“此处为真灵净域，无罣无碍，烦恼皆空。一切皆空，看汝一腔幽恨，满面愁痕，必有引诱之心，若不退回，当以慧剑斩汝。”鹤仙吓得倒退几步，笑恳道：“某精卫仙郎，与万花总主有一面之识，今有公事求他。”仙童听得是精卫仙郎，遂仔细一看，笑向仙女道：“原来就是这个惫懒东西。既然如此，你领他去见一见罢！”仙女笑着点头，便向鹤仙道：“你既要见，不可失礼。可随我来。”鹤仙应允，跟了

便走。

一路仙景非常，好似熟游之地，说不尽灵栖福地，化日光天。行了许久，至一处，但见红墙碧瓦，玉宇琼楼，拂拂香风，骨节酥透，因点头笑道：“此处倒也有趣。”仙女道：“不要多看，快走罢！”又问他填海的事，又说：“这万花宫里，有好多人都听了妃主的话，要想助力呢。”正言间走过琼林一所，枝叶五色相宣，或如翡翠，或如玛瑙，或赤若丹砂，或素如白玉。其形有若连钱者，有若方胜者，有若蝴蝶蝙蝠者，有若荷叶葵花者。所结之果累累下垂，形状颜色亦各不一。转过山麓，林尽之处，则小溪泻玉，环以虹桥，金玉栏杆，翼然溪上，中间一条白石道路。鹤仙只管跟着仙女走入金碧牌坊一座，上有四字，曰“太古情天”，联语云：

春风秋月等闲度，才子佳人信有之。

鹤仙问道：“仙姊，此地既名离恨，为何有这等句子？”仙女道：“此地本是情天，由女娲太君、幽梦灵妃管理，里面的仙曹均是多情种子。后来玉敕改名离恨天。不过此地的情，不比世上的孽缘，心中极淡，却是极浓。”说着已转过牌楼，两边一带银墙，夹成宽路，墙内交柯接叶，宝树千章，路石非金非玉，旁边蒙茸细草，如锦如绒。又过一条白石桥，活泼清波，清可鉴影。水内文鸳锦鲤，见人不惊。仙女指着一座殿宇道：“这是离恨天宫，是太君住的。灵妃住的百花宫在西首，与畹香宫相通，你可随我到西首去。”鹤仙要到离恨天宫一看，仙女哪里肯，鹤仙只得跟了。向西转了一弯，果有琼宫一所，碧瓦鸳鸯，玳梁燕子。仙女道：“从百花宫正殿向西到畹香宫近些，打从这里走罢！时候不早了，不必多看，我还有事呢。”说着到了殿前，果然有“百花宫”三个大字竖匾，门前玉石狮子，高可七八尺。进了东角门，望见里边有大殿，十分体面，有联有匾，联上的字看不清楚，匾上的字极大，好似“香国尊王”四字。

仙女指着东西甬道说道：“两边走去都是配殿，散花神住的地方。”鹤仙问散花神的名字，仙女道：“更调无常，不过就是太真、红线、合德、小青，世上几个女魂充当。宫禁森严，无事不能轻入的。”两人一路行来，都有仙女相搭问讯。到了百花宫，问讯的越多。众位仙女听了，有私语的，有窃笑的，内中有一人笑道：“原来就是逃犯，这回子又进笼了。”鹤仙只做不听得，跟了仙女速行。就在西配殿甬道转弯，只见配殿门口都有看守的人，殿口各竖匾，或写荷花宫；或写梅花宫；或写牡丹宫；或写凌霄宫；或写杏花宫；或写蔷薇宫；或写蜀葵宫，共数十个名字，记不清楚。鹤仙又似见过的，心里狐疑。忽然又转了一弯。绕过配殿，又见宫殿一所，方是畹香宫，也写着三个大字。门口一联，因匆匆进东角门，但见上联是“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下联仅见“是人间”三字。走到正殿门口，匾是“福地情

天”四个金字。殿门大开，殿上一匾，乃“化合缢缢”四字，旁边长联云：

蠲除离合悲欢，看元气弥纶太和洋溢；参悟色空梦幻，把痴情解脱幽怨流通。

联对皆粉红地石绿字，书法秀媚。过殿后大穿堂，仙女指两旁月洞门道：

“两边都是十二司，不奉灵妃之命，不能进去。”鹤仙看门都闭着，徘徊而已。走过甬道，到内殿，见内殿门外，挂着大红缎绣花帘，方欲进去，只见帘栊动处，又出来女仙二人，如侍女模样。平头大足，玄色镶缎绸袄比甲，月蓝裤子。二仙姑走过来，仙女急将鹤仙拉过道：“快避立旁边，这两人皆是妃主侍婢。眉秀者名佩纓，即是萱花仙子；一位俊官，是珠兰仙子，妃主爱他明慧，叫他近身差遣。”说着二婢已到，仙女遂向问讯，告其所以。佩纓笑道：“原来就是此人，但我等尚有要事，请在此稍待，再来引见。姊姊要去便去罢！”仙女欣然，命鹤仙立在那里，他便同二人出去了。

少顷，闻十二司中“登登”击鼓之声，人言嘈杂。未几，一群男子出来，佩纓、俊官同守宫仙子领了，径出殿外。等了长久，二人方入，问了鹤仙备细，乃领他入内。鹤仙问：“男子何故出去。”俊官道：“新得太君懿旨，男女不可混居，命迁往别处。这班不肯迁的，所以驱逐出去，请太君定罪。”说着，已过内殿，楹联都不及看了。内殿甬道里面，方是内宫。方到宫门，觉一阵幽香，既甜且静，鹤仙想道：“这时候何来兰花香味？”只见宫门上有“窈窕深谷”四字匾额，里面流水小桥，另是一般景象，地下苍苔碧藓，如古锦斑斓，石罅间山鹃自红，迎风摇动。原来尚是宫墙门，须走上石坡数十级，方是内宫呢。乃随二婢上来，只见杰阁凌云，粉墙石砌，将金碧之致，一洗而空。宫门上写“内宫”二字。走进宫门，里面见有一联，笔势古拙，句云：

自耽幽趣居山僻，独所冰心耐岁寒。

内宫后方是寝宫。寝宫外庭心极大，用黄石铺平，纤尘不染；东偏似有花园一所，由月洞门进去，洞门上隐隐“畸香”二字。宫门四处都是修竹。月洞门口一个亭子也有一匾，书“九畹亭”三字。庭前白玉栏杆，里有兰花一丛，百倍精神，兰叶迎风吹动，飒飒有声。

鹤仙见了十分感动，要去看，佩纓扯住道：“此是灵妃根蒂，不可褻视。你在此等着，我们去报知，领你相见。”说着便走了。鹤仙等了一回，俊官出来招手，便有仙女四五人，在门口立着。鹤仙走近，见门上一个黄杨木竹根镶嵌匾额，写“空谷清芬”四字，另有侍婢打起帘子，鹤仙进内，一眼看见小匾，写“幽贞馆”三字，旁一长联云：

骚客漫伤心，但留一点幽芳，月冷山空标素洁；美人欲含笑，好补三生遗恨，天荒地老铸缠绵。

俊官先唱名道：“精卫仙真可进里头。”佩纁说道：“着进东间相见。”已有仙婢揭起东间枣花帘，鹤仙还在外间呆看，对面那个仙姑笑着，把他一推说：“进去罢，目灼灼看什么呢！”鹤仙回头一看，却非俊官，只听一个人笑道：“霞裳姊姊最喜替人顽，你一推，倘然栽倒了，怎么办呢？”鹤仙不及理他，跨进门来，便觉一缕幽香，若近若远无可方喻。只见室中朴素无华，四壁白垩绘着粗枝长叶的水墨兰花，两旁十几个树根椅，门边一张书桌，桌边一只竹节宝座。灵妃并不戴冠，穿着弹墨团银鹤袄，玄色回丈百蝶裙，蜜色蓝镶宽边月华裤，秋香色墨花小凤嵌珠鞋，面貌虽与前相同，而服饰大异。鹤仙至此，降心下气，跪伏于地。灵妃垂问道：“汝认得此地么？”鹤仙道：“似曾相识，却不分明。”灵妃叹道：“虽非堕落，也可怜矣！汝来意吾已尽知，但缺陷亦关定数。今鉴汝志可嘉，姑借汝意珠一颗，度恨金针一支，可先将海岸、海中裂缝补好，然后系线抛珠入海，自有功效。”说着，便给他一玉匣说：“宝物均在里面，还有一纸神书，照此行事，便能成功。功成后速来归位去罢！”便命俊官拉扶鹤仙起身，送他出去。

鹤仙得了宝物，心中狂喜，径到恨海来，照此行事。岂知为巡察大神所知，上疏纠参，说灵妃私借宝物逆数行私。此时上帝已不是苍昊，就是这猪婆龙，心虽不良，却喜假谈道学，妄效圣贤。闻奏后，勃然震怒，因假公济私，传旨太君，立把灵妃、鹤仙贬谪人世，俾受凄凉。当有萱花、珠兰两仙子，哭告群仙，聚了二十六仙，联名诉奏。太君劝挡不及，那公奏既入，上帝更怒，说：“聚众立党，此风断不可长。他们既喜灵妃，索性罚他一同贬谪，所有如意珠、度恨针追回入库，百花宫兼畹香宫事务，着太君暂时兼摄。”鹤仙见灵妃为己遭贬，大抱不安。誓愿先去降生，虽颠沛流离，将妃主保护，一任妃主役作犬马，以报殊恩。当鹤仙未经降世之前，暂在海滨待信。

一日，独坐无聊，昏昏欲睡，忽来一个癞头和尚，鹑衣百结，且行且歌道：

天地未生兮，何阴何阳。我造天地兮，何柔何刚。世人多事兮，分阴分阳。我欲济平兮，均柔均刚。有阴济阳兮，有柔胜刚。造化弥含兮，地久天长。

鹤仙听了，颇觉入耳，知头陀必有来历，因起身走到前边，稽首问道：“老师是何法名？”和尚道：“我乃亚当元祖弟子自在头陀，方才唱的是《阴阳刚柔歌》。适因游玩至此，无所事事，信口吟来，何劳致问。”鹤仙道：“看老师法面慈容，必非无因而至，弟子愚昧，请道其详。”头陀道：“我本无事，因近日出了一件公案，师父命我出来探听，遇有缘的神仙男女

替他济度济度。”鹤仙正因灵妃一事，无可如何，便告以所苦，说：“投生之后，不知我的结局若何，须求吾师携带。”头陀笑道：“你欲投生，倒也有缘，他们均要下世了，你要先去，我便送你下去。但恐既到人间，非独抑塞穷愁，富贵不能自主，即使男女之爱，悲欢离合，情思牵缠，也是磨人的利器，道力不坚，堕落之中，又成堕落，这是不容易守定的。”鹤仙道：

“但凭老师法力，使我永护灵妃，矢誓不悔。”头陀道：“立志坚牢，好好好！我便携你去。但有一偈，你须牢牢记得：

缠绵固结，生死离别。

辱体降生，痴情求合。

梦醒人空，再寻天日。

说毕将指尖咬破，把鲜血在鹤仙额上涂了一点猩红，大笑赞道：“可儿，可儿！”便吹了一口气，鹤仙变了原形，顿时缩小，如么凤一般。因放入袖中，起身便走。不知携往何处，投入何家，因后来《断肠碑》载着这事，方知详细。正是：

已向情天种夙因，灵修昧却堕红尘。

镜花水月生痴幻，抵死甘心报美人。

说了长篇累牍，这杜兰香是何人，自当略叙一番，以见灵妃并非寻常凡卉一流。当时神农尝药辨草，到智河边毓秀山万灵峰下，见荆蔓中有香草一丛，叶细狭而硬，长可尺许，作青绿色，草中挺出嫩枝两翦，上面各开五六朵草花，每花五瓣，绿质红筋，瓣宽两分，长七八分，中含素舌，舌上朱砂点一行。其香幽逸，近之即不觉其香，若在花边久立，即又一阵阵的飘香，故粗俗人不知亲近。神农大喜，携归以问苍颉，颉亦不知何名，因象形成造字，厥名曰兰。因将兰种于百景园中，灌以甘露，培以丹品。兰遇知己，日就向荣，滋生数种，有同心兰，有素心兰，有金兰、银兰各品。这母兰受天地之气，日月之精，丹药之力，竟成灵品。但质性柔弱，仅成女体，于是深自韬晦，寂处空山，刻意修省。到孔子倚兰作操时，已为天上真仙。上帝因其秉性幽贞，命司兰花，封王者香，赐姓名曰杜兰香。后来降于湘江洞庭岸边，为渔父所得，见是三岁女子，携归抚养。十余岁姿容奇伟，灵颜珠莹，如天人一般。忽随青童灵人上天，临去，谓渔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今限满去矣。”渔父见青童忽化白鹤，杜兰香安坐鹤背向空而升，须臾不见。自后时亦还家，尝降包山张硕家，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齐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丹玉珮授硕，硕遂得仙，后又度渔父仙去。以上《墉城仙录》及《神仙通鉴》详记其事。上帝念其历劫无过，敕授百花仙子。在唐朝武则天时代，降生一次，名唐闺臣，复位后升授天下万花总主。情天告成，

加封畹香宫幽灵妃与玄女同办情天事务。灵妃品格极高，存心极厚，各司仙子皆无闲言。不料为鹤仙一事，又堕落起来，且连二十六位同保者一并降生，其男仙闻得此事，也有愿与一同降生保护花主的，这且不表。

且说天地未辟之前，有亚当元祖之天父，将日月分光，水陆分位，人物分类，遂编造万亿千劫历数册，命亚当司之。亚当心极仁慈，命弟子自在头陀游历凡尘，随缘济度，勿使一灵久昧，转入犁泥，此乃法外施仁。所谓头陀者，即西洋教所说的天神也。无如世人私欲昏迷，不知猛省，欲救则一真已昧，欲舍则万类可怜，倒弄得自在头陀不能放手，遂创立救世度灵之教，也是奉了天帝的命，降世历劫。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灵妃遭祸，玉敕催令出宫，立刻降生，此时鹤仙已在世上了。灵妃只得先去辞别太君，并与各花仙告别，所有同谪各仙相聚而泣，太君亲来相送，愁容惨黛，黯黯魂销。太君率同各花神预备仙筵，在色空分界之外，长亭之中饯送。灵妃泣别所种之兰，嘱太君代为培养，勿令憔悴。太君道：

“愚姊都体会了，贤妹勿过伤心，此去善自保重，倘谪期已满，愚姊当设法来救，不至沉沦的；况还有同去的二十余人，在世上也不寂寞了。”

灵妃泣道：“此去堕落，恐不比从前，小妹的元功要伤剥殆尽了，望姊姊可怜我相聚一场，时来提醒。”又谓诸花神曰：“各位妹妹情重送我，自问凉德愧不敢当。愿此后贤妹等善事太君，千金珍重，勿效我之被罪，则我虽然下谪，亦安心矣。”太君与众仙女皆泣下。忽见梅花仙子振臂而前，说：“妃主下谪，臣妹苟有绵力，当一力保护，不必过伤。”太君把下谪之二十六人看了一遍，指着水仙、茶蘼两个花神，向灵妃道：“看这两位贤妹，道行颇坚，必能替妹妹始终指点。即使后来或有暂离之日，贤妹也自不妨。”忽见萱花仙子佩纓出来向灵妃道：“臣婢愿相随服侍。”珠兰仙子俊官也说道：“臣婢愿与萱仙一共追随。”灵妃顾向秋海棠花神道：“这位贤妹柔弱，你去服侍他罢！”太君看梔子花神向着水仙花神依依执手，因说道：“你两人如此契合，降生之后须聚在一处。”梔子花神道：“可惜不能自主，若能同聚，我就做了婢子或姊妹也所甘心。”忽玫瑰仙子执着梅花仙子的手道：“我也做姊妹的使婢。”灵妃泣道：“众卿情义，屈己忘尊，都是我一人累的，只怕我降生之后，不能与诸妹相聚呢！”只见菊花、荷花、芍药、芙蓉、牡丹、木香、绣珠、凌霄、碧桃、素馨、罌粟、桂花、山茶、辛夷、杜鹃、石榴、玉蕊、蓼花各仙子等，大家矢誓，愿共聚一处。太君道：“好好，我想着一件功德，大家既愿同聚，你们就在下方立一个花神庙罢！此事成功，把天上真迹，留表世间，也可消释些罪戾。”灵妃道：“事固甚好，深恐为难。”太君道：“事在人为，只要心精力果，到时我来助贤妹一臂。更有一事，下界中国地方，看得我们女子太轻，不令读书，但令裹

足，且一妻数妾最是不好。你下去可立一个女塾，教导国中男女并重，且女子读书明理，所教的孩子也易开风气的。”

灵妃道：“贤姊所言甚好，只恐经费难筹，起初没人提及。”太君道：“经费最是容易，若无人提起，倒也为难。”因向茶蘼仙子道：“贤妹看破世情最早，倘能悟道，我便来给贤妹一信，就主张其事罢！”

正在议论，忽红光满天。未知如何红光，下章再表。

第二章

参慧果老佛说情禅 费清才书生逢幻境

按众人正在议论，忽红光烛汉，仙女进来报：“准提佛至！太君、灵妃率领众花仙一齐出迎。准提千手千眼，足踏祥云冉冉而至，护法伽蓝手捧宝扇，拥入内殿坐下。众人膜拜讫，准提道：“某闻杜兰香为精卫一事，同众仙获罪降生，此也前定之数，深恐悲伤太过，特来劝慰一番。”灵妃率领二十六人叩头道：“小仙等草木之精，上劳慈眷，有何恩谕，乞启颔蒙。”准提默坐运神，忽然神光四射，把跪着的二十七人审视一周，点首微笑，命他们起来。先向玉蕊、碧桃两花神道：“你们先去罢！不妨事的。”便命伽蓝把净瓶里的杨枝露各滴一滴，二人昏昏沉沉，先后忽失所在。众仙等知佛法无穷，靡不惊异。准提又向牡丹、萱花、素馨三位仙子道：“你们降生，须稍迟一刻，我有甘露在此，你们各饮一滴，后日自有效验。”伽蓝就把瓶里的露倒些出来，各人分饮讫，觉得心地清凉，便再叩降生以后的事，准提点头微笑道：

天听无聪，名花历劫。杨枝漱齿，微露澄怀。谁埋火宅之莲，终涓冰官之絮。绿窗风静，本无臣妾之嫌；紫塞云深，望断良人之影。强夺红绡于莲座，惊逃翠袖于蒲园。任他弱水三千，波回瀛海，还汝春风第一。路走天山，彼夫会晤参商，恩情阻绝，夜雨思君之操，秋江遣婢之书。镜阁胭脂，碧玉居然绝命；经坛梵呗，黄衫何处相逢。疑传海外而捐生，苦厄波中而丧魄。爱我偏能杀我，多情却是无情。落落秋娘，还种相思红豆，寥寥春梦，犹期贯宠朱门。岂知白水空盟，黄梁易醒，不若湘灵随遇，更输秀玉同贞。至若网密罗珊，珩圆结佩，瘴雨蛮云之地，富贵华荣，金戈铁马之场，和平乐奏。然而期愆嫁杏，梦不征兰，纵或快心，终嫌短气。